

# 红果满山

■郑茂琦

水,这时车站又来了一批物资。接收的时候,汽车被滚滚激流拦住了,杨西园带头冲在前面把物资扛过河,来来回回不知过了几趟河。时至晚秋,水冷得刺骨彻髓,加上他出了一身的汗,回去后便病倒了。后来,杨西园病情越来越重……

跟我同行上山的人里有一位仓库的老兵,名叫楚占有,大家都习惯喊他老楚。退伍后他继续留在仓库当职工,一辈子守在山沟没有走。听老楚讲,即使在病重期间,杨西园仍然牵挂着仓库建设,他经常让公务员扶着自己去库区走走看看,后来只能扶着墙一步步挪动,但也像往日出操那样大声喊着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……

临终前,杨西园留下遗嘱:死后还要回到仓库。所以,他的妻子和战友遵照他的遗愿,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库区沟口的山上了。

了解了杨西园的故事,我心里不禁升腾起一股敬意。不知不觉间,我走到仓库的果园里,看到漫山遍野果树成行,梨树翩然,枣树沉稳,苹果树笑靥如花,山楂树羞涩低垂,红彤彤的果实挂在枝头,映衬着山上无尽的山林野。

老楚跟我说,辽西以山多而著称,由于长年干旱少雨,大多数山都是光秃秃的,而且库区到处是施工时留下的白花的渣石堆。为了改善生态环境,官兵在仓库副主任戴书申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植树造林。

那时候,戴书申年纪已经不小了,家人劝他退休,但他执意申请转改了专业技术干部,誓要在山沟里干一辈子。他跟家人说:“没把荒山治好,我怎能忍心离去!这回我要腾出身子,在仓库搞出个千亩果园哩!”

听说要在辽西这片“有山没树,有河没水”的土坡上建果园,有人震惊,有人怀疑。戴书申实地考察规划,40多天里,他早上顶着晨星出去,晚上披着夜色回来,踏遍库区每一道山梁,胶鞋磨破了4双,迷彩服被刮成烂衣衫。慢慢地,一个千亩果园的3年规划诞生了:东岭适育葡萄,西岭宜种梨树,南岔可栽苹果树,北沟好开水源,上百个渣石堆平整后栽山楂树。

实地走出来的规划,科学实在,仓库上下拍手通过。戴书申带着战士们肩扛镐锹上了山,在裸露岩石的半山腰刨树坑、平渣堆、修梯田。没有水就用车拉、用肩挑,他和小战士们争着干。不过,毕竟年龄大了,他在山上干一天,两腿沉甸甸的像灌了铅,回家半米高的床沿,腿硬

是抬不上去,只得叫老伴帮着往床上抬。整整6年时光,戴书申那一辈“山里人”培育了近千亩果园,硕果累累的果园为苍莽的山峦添了一抹亮色。

那几日里,我每天都在山中奔走,一条条黑色的柏油路,被秋色杂驳的林莽覆盖着,蜿蜒通向山上每一个哨所。令我难忘的是警石哨所。车子不疾不徐行驶在乡间小道上,哨所四面环山,放眼望去,山坡上草木一丛丛、一簇簇,即便在石缝中也绽放出不屈的生命,在瘦瘠的褐色崖壁上恣意涂下一抹色彩。

在磐石哨所,我看到了官兵书写的一年一摞摞《圆梦》日记,这是哨所官兵延续多年的传统。新兵下连后,班长就会给新兵们布置一项任务,每个人都要写一本军旅感悟集,退伍后由单位统一排版印刷,放进荣誉室,目前已成书132本。教导员给这套书名《圆梦》。他总跟大家说,没有梦想的人生,是苍白的人生。所谓圆梦,就是每个官兵都要有一个梦想,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自己实现梦想的旅程。这些记录着自己点点滴滴军旅经历的文字,等到多少年后再翻看,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
我随手翻开几本日记,朴实生动的文字间流露着官兵炽热的心声。其中,战士董振在《哨所是我的家》一文中写道:

磐石哨所门前怪石嶙峋,其中一块石头上写着一个“家”字。这块石头与哨所相互呼应,使每一个来到哨所的战士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。那年夏天,我们整个班都在为建设哨所忙碌着。一次,我们要把一个混凝土浇筑的石板移动到指定位置。石板重达一两吨,班长在分配任务的时候,把自己分配到中间那个不易撤出且最危险的位置。我突然意识到,班长总是默默地保护着我们这些新兵。任务圆满完成后,我看见灯光下的那个“家”字更加耀眼了。

日记里还有许多诗篇,一个叫段建葵的战士写道:我是一个兵/生活在大山深处/没有灯红酒绿/有的只是青山明月/没有嘈杂的汽笛声/有的只是“一二一”响亮的口号/没有家人在身边/有的是战友相随……我们这群年轻战士/扎根山沟不言苦/保卫着祖国的安宁……

一篇篇日记捧在手里虽略显单薄稚嫩,却见证了官兵沉甸甸的收获。我一页一页翻看着这些日记,一种深深的感动渗透全身。

“每当辽西山花开遍,是谁在洞库守望江山。条条山路连着我心,小小哨所日

夜无眠;每当香飘千亩果园,是谁在苦中捧出甘甜;片片雪花开在枪口,阵阵山风与我相伴。”这时,哨楼广播里忽然传来仓库官兵合唱的歌曲。群山抱着这小小的哨所,哨所官兵的歌声回荡在群山之间。

从哨所出来后,我提议攀上沟口那座山去祭拜一下老主任杨西园。山势陡峭,我们先在密密的杂木丛里穿行,再沿着怪石嶙峋的山脊线攀登。在杨西园的墓前,我忽然有所领悟,眼前是连绵跌宕的群山,身后是静卧山间的洞库,杨西园是想和驻守在此的官兵一道,永远守护在这里。听老楚说,杨西园每次从沟口过,都会不自觉地望一眼这棵崖柏,有时还笑着跟大家说,这个地方好!也许杨西园心里早知道这次创业将更加艰难、在这里坚守将更加艰辛,他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,甚至是生命的准备。

老楚说,起初墓地的选址不在这里,是杨西园的妻子蓝澧说,老杨心心念念的地方就在这棵崖柏旁边。我随口问道,他的家属为何姓蓝名澧?老楚也愣了一下,若有所思地回忆说,他也不十分确定,只听说她原名董育英,抗战期间是一名进步学生,曾与三名要好同学从北平南下,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路过洞庭湖时,四姐妹为了隐蔽真实身份参加革命,相约以蓝天为姓,以湖南四大水系“湘、资、沅、澧”为名。因为她年龄最小,所以就取姓“澧”,蓝澧的名字由此而来。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,蓝澧是野战医院的一名医生,在那里她与杨西园相识,在战火中举办了简朴的婚礼。

听到这里,一股炽热的情感在我的胸中升腾。“以蓝天为姓,以澧水为名”,这其中蕴含着多么壮阔的人生追求。愿意在这里默默坚守的代代官兵,何尝不是以忠魂为姓,以山河作名!

下山时起了风,耳边时时掠过风的呼啸声、树叶的沙沙声,我望着那漫山遍野的果树凝思,那缀满枝头的红果是什么?我记得有一个诗人曾说,那是战士的生命和青春。



## 一个少年的长征

■杜善国

双手的锄头和镰刀,拿起能够喷射出仇恨的枪杆子,决心跟随着革命理想高于天、根子深扎大地的红军队伍去闹革命,共同迎接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程。

从未进过学堂的吕新院也被这些演讲深深吸引。虽然有些红军官兵的口音浓重,让他难以完全听懂,但“为劳苦大众求解放”的口号却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。

这个在苦难中长大的孩子,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。终于等到红军开拔的日子,他下定决心要追随这支队伍。于是,他像往常一样打开羊圈,装作若无其事地去放羊。然而,他却趁机赶着地主家的200多只羊追上了红军队伍,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。

“红军叔叔,求求你们把我带走吧!我也想当红军!”吕新院带着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。他瘦弱的身躯和坚定的眼神让在场的红军官兵无不心生怜爱之情。

这支部队是战功卓著的红3军团5师15团。团首长在询问了吕新院的名字和年龄后,沉思片刻说道:“地主如果知道是你把羊赶到部队来了,一定会找你家人的麻烦,不如你改名叫余新元吧!”

从此,那个在界石铺镇上挥舞着羊鞭、四处奔跑的少年吕新院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走在红军队伍里、呼吸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息的余新元。

余新元加入红军后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山城战役。他所在连队下达了两项任务:一是要勇猛顽强、英勇杀敌;二是每人要从敌人手中缴获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。由于年龄小且缺乏战斗经验,他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后一面。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初秋时节,新疆军区红海沟边防连迎来第一场降雪。细细密密的雪花轻轻飘落,为山巅披上了一层洁白的鹅绒毯。雪后初霁,湛蓝天幕下,白云悠然,远方的群山连绵起伏,似画卷般展开。数只野兔轻盈地从巡逻车前穿过,蹦跳着隐入道旁的骆驼刺丛中。

透过车窗向外望去,群峰逐渐聚拢,山路渐显陡峭狭窄。谷底,霍尔果斯河宛如一条银带,蜿蜒流淌。我正出神间,一片空旷的原始牧场突然映入眼帘。不见了蒙古包与羊群的踪影,别斯巴干沟的秋,似乎只剩下风在山谷中如洞箫般鸣咽。

随着车子驶入深山,道路愈发崎岖难行。强烈的颠簸,时而将我们抛起,又瞬间回落,心脏仿佛随时要破腔而出。刚刚坐稳,扶正钢盔,身旁的一级上士陈健便轻声告诉我:“前方没有路了,我们需要徒步一段路程,才能抵达371号界碑。”371号界碑,是我们此行的终点,矗立在沟谷尽头的山巅。虽非首次前往,但我心中依然充满了期待。

山里的气温骤降,又因地处风口,一股寒意猛然袭来。我们不自觉地紧拢衣领,缩起脖颈。步行在巡逻路上,视野豁然开朗,四周的山坡上云杉密布,一直延伸到天边。

早有耳闻,别斯巴干沟十里不同天。我们刚走出不远,山中便骤起浓雾,雨丝细密地落下。大片的云杉树瞬间被雾气笼罩,朦胧中透露出苍翠欲滴的绿意。

我们几个人默契地加快了脚步。尽管我走在队伍的中段,但依然难以跟上大家的步伐。我大口地喘着粗气,不到半小时,汗水便浸湿了衣衫。突然,一双有力的大手从背后给予助力,帮我越过一道沟坎。我感激地回头道谢,映入眼帘的是陈健那张被冷风吹得微微泛红的脸颊。

我与陈健已是老相识。他身材高大,皮肤黝黑,是个英气逼人的羌族汉子。戍边16载,他将青春与热血都献给了这片土地,也为连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戍边战士。去年冬天,我曾跟随陈健前往371号界碑。那时气温已跌至零下30摄氏度,大雪覆盖了整片山脊。在距离界碑仅剩百米时,我们从一条仅一脚宽的悬崖小道上艰难通过。因积雪过厚,我不慎踩空,幸好陈健眼疾手快拽住了我。

当时扭头看向右侧深不见底的悬崖,我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慌乱中,我的右手还被铁丝网割破,鲜血淋漓,不到1分钟整个手掌就变得肿胀瘀青,那次描红界碑的计划也因此落空了……回想起那一刻,我仍心存余悸。

前方山路被一条宽约两米的河流隔断,湍急的河水打着漩儿,激起白色的浪花。我们跟随陈健沿着河岸一路向下游走去,终于找到一处可以踩踏过河的石头。石头上布满了青苔,陈健刚

迈上一步去,就身子一歪滑入了水中。尽管他敏捷地跃上河岸,但作战靴还是被水浸透了。我尝试用手探向水底,刺骨的寒意瞬间传遍全身。然而,当我扭头

# 别斯巴干沟纪行

■刘欣雨

看向陈健,他却一副从容的模样,招呼我们继续前进。

我们再度翻越一道山脊,终于近距离地目睹了那片茂密的云杉林。此刻,雨水已化作纷飞的雪花,山路也变得更加湿滑,尤其是在攀登陡峭的山坡时,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。前面的官兵小心翼翼地走过,后面的人则时常一步三滑,不得不寻找新的落脚点。我更是四肢并用,艰难地向前挪动,每一步都离不开官兵的帮助。

疲惫的我们中途停下,围坐在一棵硕大的云杉树下歇息。官兵告诉我,云杉又叫“望天树”。我抬起头仰望,那苍劲挺拔的树干笔直地向上延伸,仿佛与天空相连。当我轻轻触摸到那布满裂纹的粗糙的树皮时,仿佛能够感受到从云杉体内散发出的那股源源不断的生命力。风穿梭在林间,带着清新的气息,轻轻拂过每一棵云杉的树梢,枝叶在风中摇曳,宛如轻柔的低语。

我们穿过云杉林,沿着一条蜿蜒陡峭的小径向山顶攀去。这段不到3公里的路程,我们用了整整3个小时。抵达山顶的那一刻,我眼前一亮,371号界碑赫然矗立在山巅之上。

“为界碑描红吧,上次没完成的心愿这次可以实现了。”陈健说着,将毛笔递给了我。我接过毛笔,蘸上朱红色的颜料,工工整整地填满了“中国”两个大字。一般难以抑制的激动涌上心头,我的双眼不自觉地湿润了。

此时,雪停日出,金色的阳光如丝丝缕缕地洒在界碑上,也轻轻抚摸着战士们冻得泛红的脸颊。我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,别斯巴干沟的美景尽收眼底,那是一种辽阔与静谧交织的美,仿佛是大自然对边防官兵的最高奖赏。



《第二生命》(油画)(武警部队第六届美术书法作品展参展作品) 赵大千作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辽西深处的山坳里坐落着一座仓库。我到达那里时,正是秋天,蓝天高远,道路两侧的山峦斑斓多彩,半黄半绿的森林密匝匝一片,前方的群山像波涛一样,莽莽苍苍,起伏连绵。仓库就像一颗掉落山间的野果子,连接外界的只有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。

一进入库区,是一条林木丛生的大石沟,我的目光瞬时被沟口立着的一座铜像所吸引,旁边的石柱上写着——仓库第一任主任杨西园。顺着铜像往上看,一侧突出的山崖上静静地矗立着杨西园的墓碑。我抬头仰望,注意到一棵遒劲坚韧的崖柏扎根在峭壁上,硕大的树冠斜斜地伸向远方。

我一边前行,一边为他的故事感到动容。杨西园是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八路军第359旅的一名战士,后来还参加了解放战争、湘西剿匪、抗美援朝战争。来仓库上任前,上级有意调他去库区任职,他一口拒绝了,反而诚恳地向领导请求,调他到辽西大山里,他想到艰苦的地方去创业,与官兵一道开山建库。

那时山里的条件十分艰苦,有一句歌词形容当时的生活:“头顶一线天,脚踏乱石滩。吃的是高粱米,住的是油毛毡。”仓库没有像样的营房,刚上任的杨西园就带着大家用土坯垒砌了一排排“干打垒”。这种房子就像临时搭建的窝棚,夏天漏雨,冬天透风。

为了支持丈夫,曾是野战医院军医的妻子蓝澧辞去工作,带着3个孩子来到辽西大山里,甘愿当一名普通的随军家属。他们一家5口人和战士一样,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。

因为战备需要,仓库开建不久就进入边建设边接收的状态。仓库附近没有铁路专运线和站台,入库物资需要在距驻地14公里的火车站卸货。那时仓库只有一台嘎斯车,所有物资都靠这台车运送,有时还要人拉板车运物资。没有装卸工具,翻箱倒垛、接收发出,百八十斤重的箱子全靠战士双手搬、肩头扛。那段日子里,杨西园和战士们肩膀上都磨出一层层厚茧子,手掌上全是血糊糊的泡,但没有一个人叫苦。

10月的一天,山上连降大雨,河道涨

##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# 金色的召唤

■王法艇

十月,金色漫上来了  
首先漫过一座城市的高度  
再倾泻到大江大河两岸  
作为一种召唤  
十月寓意丰满

一本同大的教科书  
行间蕴含信仰、钢铁和意志  
那些屹立的枪与旗帜  
成为仰望的丰碑

走进十月,时光挟带着热  
红铜覆盖山川大岳  
硕大的星光照亮传奇  
成为最生动的历史

一行热泪滋润十月  
一滴热血灌溉土地  
十月只能用十月诠释  
歌声激越,旗帜飞扬

鼓角争鸣,旌旗猎猎  
激荡的高风挟带力量  
那些峻拔的身影  
组合成长城的骨骼和灵魂

手捧初心的火种  
日夜种植和平的种子  
在阳光下收获金色的希望  
这是中国最美的秋色

# 长征

第6270期